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六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文學部一

經學



管子桓公曰何謂一也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

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止怒去憂節樂管子凡人人生也必以喜怒憂患是之數也

故一莫若詩一莫若樂一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心之

敬執管子先王之書

戴九履一據三持七五居中宮

子華

子謂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馨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一一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大易立數**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恬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

**連山呈形歸藏御氣** 見往志往誥

往事

慎子詩也春秋也書也

治天下遺來世

列子孔子曰曩吾修詩書

正禮樂將以一身治魯國而已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莊子

聖人議而不辯

先王之陳迹

莊子夫六經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哉

截六際而不絞

騶冠子原聖心之作

注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詞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聖者言之凡

冠

子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注合百

中聲所止

荀子詩者也鉛察

之俞可好

荀子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音愈

詩書禮樂之歸

荀子

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一矣故

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

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

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

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道

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道

經荀子故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

君子而後能知之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益有

道之同心荀子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誠比金石聲

經也

內宗廟荀子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言

共止其可於其可於其引而居下疾

有文其聲有哀荀子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

今之政以思往者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

馬六者兼用而財制淮南子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

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收春秋

之失警——聖人  
關雎興鳥淮南子——於——而君

居諸儒金口而木舌揚子天之道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

所說則莫若使——升嶽浮海揚子觀書者譬諸觀山及

菀也况介丘乎——滄——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注

末無衆言淆亂折諸聖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

錯則懸諸天——則——或曰惡規在則人亡

則書上應時而造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

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  
故夫道非天然——者損益可知也  
渾渾灑灑

靈揚子虞夏之書 | | 爾商 **五經為衆說** 郭 揚子大哉

萬物郭 | | | **惟五經為辯** 揚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 |

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芑兮拔我

手之孰兮去之五 **其人若存** 見上 **支離為簡易** 揚子或問

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 | | 益其所以 **道義淵**

海抱朴子正經為 **仲尼三百始終於周** 文中子薛收曰

六代何也子曰其以 | | **周孔之道神之所為** 文中子卓

其 | | | 乎順 **家備六經** 文中子子之家六經畢

之則吉逆之則凶 文中子子之家六經畢



綱五常自  
可出也  
徵聖經而詰衆傳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棄

經任傳  
文中子春秋之失自歆  
用以乘時  
文中子易聖人之動也於

是乎  
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  
智之鄉

動之序  
見上  
時之相生旁行而不流  
文中子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

也達者可與義矣  
至雜卦曰  
趨時有六動  
文中子卦也者著天

下之時也  
又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居家不暫捨周禮

文中子子  
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敵於天命

文中子周禮其  
君子終身不違禮  
文中子子謂甯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請

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斷物和德制法  
賓禮軍旅讀軍禮故

窮理

文中子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全而後及也書以從事而

後及也易以知命而後及也

辯事正性制行和德舉往知來

文中子書

以詩以禮以樂以書以春秋元經以易以先王之蘊盡矣樂及鹿鳴之

三而後拜樂三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

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

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秦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

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台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

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  
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  
敬使臣曰每懷靡及亟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

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  
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

重聳善抑惡國語教之春秋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

昏道廣顯德國語教之詩而為之德義府國語先王

一也四始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

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雖之亂以為風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

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見據魯親周殷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運三代

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諱之曰天子踐土之會實名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

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注正義曰殷中也

又中運夏殷授業作孝經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故一之商瞿傳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一魯人字

於瞿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

燕人周子家暨暨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

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受尚書伏生所

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

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

人往受之太常遣推見至隱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太史錯

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小雅識小無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傳疑者則闕不傳史記儒林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

山東大師史記儒林傳諸古文今文無不涉尚書以教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尚書而安國以請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按古文

漢書藝文志作古字逸書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序春秋史記太史公自

之散聚皆在春秋萬物萬物散聚皆在春秋見追修經術以

達王道史記太史公自序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

統紀於後世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見述文興業史記

公自序孔子弟子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講五經同異漢書

紀詔諸儒上親臨制稱決見寶

真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

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其一雜書本文

漢書五行志初一日五行次二曰蓋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懋

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所謂天

圖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

圖雜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河圖雜書相

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見舉往明來 漢書五行志

一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

然皆見七 雷出豫入歸妹 漢書五行志於易以二月

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其卦曰言雷復歸入地則

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

揚隱伏宣 貌言視聽以心為主雨旱寒與以風為本 漢

五行志 其咎露也 一亦一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語故

風壁藏 漢書藝文志 秦燔書禁 毛公學 漢書藝文志 又

謂子夏 不獨在竹帛 漢書藝文志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

所傳 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

者以其誦誦故也  
出魯淹中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於

三十而五經立  
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日少而畜德多  
元王詩  
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始為詩

號曰  
講論石渠  
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

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  
詩始萌芽  
漢書楚元王傳至

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  
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  
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天下衆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漢書董仲舒

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



之非俗吏所及

漢書兒寬傳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  
御矣據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據史

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名寬  
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來  
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聖賢發憤所為作

漢書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  
氏  
也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漢書

朱雲傳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今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青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  
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

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 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漢書

章賢傳鄒魯訪曰 用尚書授太后 漢書夏侯勝傳  
光以為科臣奏

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  
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儒者頴門名經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  
以為榮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

五經詰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

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

學疏略難以應敵左右采獲見五際漢書翼奉傳賢者  
建卒自一一一一見經然後知人道

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一一春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五經六緯漢書李尋傳一一一尊術萬事畢載漢書  
顯士注六緯五經與樂緯也東平

王守傳五經聖人所制一一一王密樂道傳相  
皆儒者旦夕誦誦足以正身處意注師古曰虞與娛同

也匡說詩解人頤漢書匡衡傳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  
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

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  
曰無說詩匡鼎來

說有師道

漢書匡

之奏術經學精習  
可觀覽  
永永不易之道  
漢書匡術傳臣聞六

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  
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聖人言行之

要  
上見六學  
漢書儒林傳序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

倫致至治  
之成法也  
樸學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

尚書為  
說可觀  
迺從寬問一篇  
百兩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

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首尾  
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能為百兩徵以  
中書校之非是

### 后氏曲臺

漢書儒林傳孟卿事蕭奮  
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

號曰說

### 支葉藩滋

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  
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勅以官祿

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  
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發

### 藻儒林

漢書叙傳董生

### 微學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蓋三  
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恭

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  
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

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  
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一尊嚴道

### 藝選高才生受學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五經剖判去聖  
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

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

異義

甘雨滿缶

後漢書魯恭傳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今家給人足安業樂產

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

我之誠來

家法學者日盛

後漢書魯恭傳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

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闕

東號之曰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後漢書魯丕傳

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

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別自名學後漢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書伏湛傳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

古學

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

衛宏等皆長於一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

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

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漆書古文尚書上見一

為過再為涉後漢書趙典傳於易一詰訓大義不

為章句後漢書桓譚傳譚博學多通編習五經皆一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

雄辯析疑異 棋侯學後漢書樊豐傳初條刪定公羊嚴氏春

千餘人 慶氏禮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持 | | | 鄭生今去

吾道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耆夫得

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

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

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山東無足問迺西入關見發

墨守鍼膏育起廢疾

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育

穀梁廢疾康成乃  
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牙以伐我乎  
休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識  
其繁至於  
為純儒齊魯問宗之  
言左氏者

多祖於興  
後漢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  
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世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而賈逵  
鄭賈之學  
見避恭羌  
後漢

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  
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

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  
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

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  
孤學少與  
後漢書陳  
元傳詔立

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  
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



左氏一 | 一 | 一 | 一 | 遂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

具條奏之曰臣謹掇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

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 |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 |

**五家** 後漢書賈逵傳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 |

| 穀梁之說注五家謂尹更始劉 **劉為堯後左氏獨有** | 向周廢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

**明文** 後漢書賈逵傳五經家皆無以證罔識明 | 氏 | 者而 | | | | 按左傳士會自秦歸晉 |

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

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源本  
劉累挿註此辭將以媚於世也  
得生幾晚後漢書桓

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  
虎音中即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

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  
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

敷奏經書帝稱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後漢書桓榮傳初

善曰  
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

按桓  
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防傳詩

橋君學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

中文尚書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

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

名曰一侯勝歐陽和伯也  
三家謂夏  
三家尚書  
見精博  
後漢書

當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一既一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

說書冊於碑刻立太學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一使工鐫一於一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正定

六經文字  
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後漢書荀爽傳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情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

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居天根爻屬地陽尊陰卑蓋乃

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闕雖禮始冠悅此詩書弦琴樂古

婚先正夫婦  
後漢書鍾皓傳諸儒頌之曰林慮懿  
德非禮不處  
裁定聖典刊正碑

文  
後漢書盧植傳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  
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

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批認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

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  
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  
| | | | | | | | | |

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  
| 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

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  
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石經上見各有

傳記共相表裏

見

說經鏗鏗楊子行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北人

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

經書京兆為之語曰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

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解經不窮戴侍中

見善得風雅

之旨

後漢書衛宏傳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

詩序於今傳於世

五經無雙許叔重

後漢書許慎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台

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

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

春

後漢書井丹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

一為三體書法以相參檢

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

於石碑古文篆隸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善易者不論易

魏志

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邴邴與晏共坐

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一一一一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

不煩也九事皆明見月常一遍魏志賈逵傳注魏略曰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

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蜀志許守常自課讀之魏志指掌畫地舉手可采魏

郡胡潛雖學不沾決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周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宗周易摘尚

書駁論語弼吳志程秉傳著擅一傳論杜預

有五而獨

言寡而旨暢

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此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壺壺之

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

申暢疑滯

晉書庾峻傳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

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

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

晉書庾峻傳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助論風雅正變之義峻

左氏自是一家書

晉書王接傳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

辭義賅富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

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破且志通公羊而往往於文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為儉通經為長

見

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

晉書王湛傳

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

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

晉書荀崧傳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

起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置一人以博其學作

春秋調人

晉書劉兆傳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

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

申王難顧遠有情理

宋書闕康之傳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

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問禮三義

宋書周續之傳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



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象與降幸并見諸生  
續之 | 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覆圖 | | 雜析

精與稱 **戲繇姬經** 齊書樂志 | 式序 **乾健震動** 齊書文惠太子傳太

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  
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 | | | 天以運為德故言

帝出乎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  
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萬物出乎震故 **張子布更覺非奇** 齊書王儉傳上使陸  
亦帝所與焉 **澄誦孝經自仲尼居**

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 **言精理與**  
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 | | | | | 也

見宗一時 齊書張結傳緒長於周 **游心爻繫** 齊書張結  
傳贊思曼

庶靜自絕風埃 | **同以象數為宗** 齊書陸澄傳易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彌天

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為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

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違

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康四年太常荀彥請置周易鄭

氏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萬神清識能言

深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

在王鄭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為祭

酒黜鄭置王意在曹元事成敗儒今若不夫振儒風則

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奧妙不可棄

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

結傳禁緒悖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

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

庚子日陳五經拜之

**尚書美句**

梁書柳惲傳少子偃字

彦游年十二引見詔問

讀何書對曰一一又曰有何一一對致太平龍鳳之瑞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東成異之以一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一

合三十事以上之梁書劉之邁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

之邁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一一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

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

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藝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

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暑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

若溫故可求旦領師說晚而覆講梁書許懋傳十四入別酬所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卷六十五 十七

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知平叔短

梁書伏曼容傳

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

按平叔晏字

檀弓言物始

梁書何氏傳

精杜學

梁書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

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

因作申杜難服以

周官一書羣經源本

梁書沈峻傳時吏部郎陸倕與

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

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

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

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秦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

聽者常數百人**事逾三古人更七聖**陳書周宏正傳宏正啟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

請釋乾坤二繫詒谷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與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

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

人藏荆山之寶各盡元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谷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

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本付戚生**陳書戚生傳就國子博士

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禮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使以儀禮禮

記義本付之**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陳書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宏正

在國學發周易題宏正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與宏  
正論題宏正乃屈宏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

謂宏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  
得有助宏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宏

正謂人曰吾每登座巾箱五經常手自細書寫五經

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  
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

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  
王聞而爭効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手寫

不忘見通十經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  
學招收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

門稱為顏子按宋書作五經并緯候疑獄以經義量  
學數年一五經五緯號曰一名冠同

決魏書太武帝紀詔諸有標明網格統括大歸魏書  
皆付中書

傳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巴孫  
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  
句可奇其非如者多矣

### 發起隱漏

魏書封偉伯傳偉伯字君良博學有

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與焉雅為  
太保崔光僕射游學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  
懌親為孝經解詁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一可  
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

### 補王者神智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

帝治化之典一敦心六經魏書高允傳茂祖瑒單夙懼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

辭寵命以之自保魏書宗欽傳於穆吾子

霜擢秀味老思冲子指高允言羣難鋒起無廢談笑

魏書李郁傳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善

劉石經

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

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

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

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

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

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

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並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感



芳理義精通頓祛平生之惑以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程書

常求傳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

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

哉習性文身

上見別構戶牖

魏書張吾貴傳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

學乃從鄭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

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

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

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義例無窮皆

多新異見孝經一卷人行之本周書長帝澄脩魏文帝

容言曰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講書論易其鋒

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講書論易其鋒

難敵周書呂思禮傳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

之語曰講書多門戶周書樊深傳太祖置學東

士深經學通膽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

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

然儒者推其博物仁義陶鈞道德隋書經籍志夫

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

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

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

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

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一之誠一之也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美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五經庫隋書房暉遠傳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遣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宏每稱為天然獨得隋書楊伯醜傳國子祭酒何妥嘗詰之論易聞妥之言候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與先儒之旨而思理元妙故論者以為一一非常人所及

也著五經異同評

北史張湛傳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

者所稱按鳳湛曾姪孫

駁妄釋謬

北史李崇和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

祖申明服氏

足以事父兄為臣子

舊唐書高宗紀初授存經於著作郎蕭德

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矣頌五經正義依此考試唐

書

高宗紀三月壬子朔

孔穎達

口試

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

博學文辭之士各薦考前人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

舊唐書孔

顏連傳顏連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  
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

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  
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敬先聖

言舊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  
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

憚之如此豈八出舊唐書高郢傳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  
以字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為圖合

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  
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大經中

經小經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授國子司業以五經六  
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

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  
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

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制傳授義絕今請以禮  
記左傳為周禮毛詩為尚書周易為各

置博士

一員 備陳五孝

舊唐書趙宏智傳高宗令宏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鴻

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宏智演暢微言曰朕願

一學士等難問相繼宏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願

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為德被益實深故

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道之為大也顧謂

宏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宏智對曰昔者天

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顛愚願以此

言奏獻紙上語皆先誦得自給其兄休驚書為事文遠

帝甚悅日閱書於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

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使去或

問曰何辭去之速荅曰觀其所說悉是耳僕重

者重呼與議論十發揚風雅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高宗

餘反重甚歎服之

公之子時以文懿為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革更相問難文懿一一甚得詩人之致於文懿

文達宗人**九經庫**舊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累補國子**五經**

**指南**舊唐書王元感傳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

可謂其所撰書曰信也**以無逸為元龜**舊唐書崔植傳穆

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效昇平明皇聲名最盛

為政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

理道亦望**嘉言要道**舊唐書崔郾傳郾退與同列高

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六經菁華人倫**

省覽上嘉之賜錦絲二百匹銀器等

之本

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一志學之士白

孝經者一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明皇

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又經義雅言啓導

性靈舊唐書韋處厚傳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

帛銀器仍賜金紫請與孔鄭並行唐書崔仁師傳時

尚書毛詩詁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

條不合大卒學虎門館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十餘歲上

義者奏之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荅曰為國者不條分節

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



解唐書崔義元傳義元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

討論五條舉始末無留語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

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請平一乃

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癡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卯子豐也一坐驚

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

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著三傳

總例完會經趣唐書韋表微傳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

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  
尊其師者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易聖唐書衛大經遂於易人

謂之  
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唐書顏師古傳帝嘗嘆五

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  
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

據該明出其悟  
表人人歎服  
誤五經義贊詔改為正義唐書孔穎達

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  
篇號  
云雖色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

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  
今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

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五難  
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唐書元行冲傳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為疑而  
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

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念俗儒淫詞旨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象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趨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勅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聚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

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如觀  
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警矣五也

山水 宋史李侗傳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  
例 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經純傳駁 金史移刺履傳贊移刺履從容進說信乎於  
君至論 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

遺學 廉孟子 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  
歟 一日方讀孟子間台急懷以進世祖問其

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 如探淵海 元史吳澄  
世祖嘉之目曰 由是知名 傳行省掾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 奉天  
曰與吳先生言 遂執子弟禮終其身

而法古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 善復古譏易常 董仲舒春  
秋之道 春秋繁露春

秋之於世事也 先質後文右志左物 董仲舒春秋繁露  
然則春秋之序道

也 | 而 |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

也 | 不 | 子夷狄而子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君

子故移其辭 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

以從其事 見所以然之故 | 不可不察也 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

達辭 董仲舒春秋繁露 | 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 多連博貫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 假其位號以

而 | 之 | 見 | 一空而 | 之 | 則 | 天下盡矣 孔子曰

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 董仲舒春秋繁露孔子曰

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 故其所善易明

於陰陽書長於五行

桓寬鹽鐵論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

一一國鑑

劉向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

鑑而自得者鮮矣

尚書五福以富為始

劉向說苑河間獻王曰管子稱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教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

此治國之本也按洪範五福一曰壽言以富為始者本

說苑甘棠見宗廟之敬

劉向說苑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

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名公述職當桑梓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  
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  
孔子曰吾於也  
**因於宋撰中庸**  
孔叢子思年十六適  
宋宋大夫樂朔與之

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  
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  
耳假令周公克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  
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  
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仍谷之曰道為  
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  
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  
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  
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  
吾一一之書四十九篇  
**七大義**  
孔叢子夏問書大義  
子曰吾於帝典見堯

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  
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  
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  
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  
者則書之遠而不濶近而不迫也孔叢孔子曰書之於事  
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發乎中見乎外以成文  
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

孔叢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  
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

而者其唯洪範乎時書魏伯陽參同契若夫至聖不過

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  
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

踵推度審分錄有形易付量無北五經皆庶幾之才王  
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



論衡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  
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  
一經  
**天口聖譯**  
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為  
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

說聖人  
之意也  
**言有楚夏**  
荀悅申鑒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  
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

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  
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

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  
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新義分方九流區別**  
荀悅漢紀

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羣  
子典校經籍而  
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羣

**聖相因**  
徐幹中論故六籍者  
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

昭明而成  
博達矣  
**善變善攝**  
徐幹中論故書舉穆公之誓  
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

後定

王祭英雄記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慕母闈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

爾雅非周公之制

葛洪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

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

三闕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

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

殺梁墨守謂之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

神何休為學海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作公羊墨守殺梁廢疾

經神學海

見經苑

王嘉拾遺

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

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誠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夫  
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

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李肇同  
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史補劉

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惟說易不成  
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宋  
天下正法宋

春秋者一之也孔子有王天寫物能慰人情宋  
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

筆記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  
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也謝玄愛之遠

獸辰告謝安以經按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晁氏  
以為佳語

客話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老子知體孟  
白

子知用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  
以六經為本益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為訓解

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若人不知有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

矜自是中以皆可了以易之為皎如日星

邵博問見後錄春秋大義

數十遺亡卦影邵博問見後錄今世俗謂

以星數證

物數

學齋佔畢纂至後漢天文志中外宮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益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精且切矣

中孚復起於甲子

學齋佔畢纂或者又

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有六十凡三百六十爻又當一日而盡一年之數故曰天地節

而四時成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

誤以為卦起中孚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

起於中乎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而終於坤  
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耳乾  
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  
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  
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  
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  
乎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乎復起甲子  
可也謂卦起中乎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  
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  
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  
至中乎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  
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  
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乎  
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  
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  
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乎終上兌下小過震

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早高以陳謂畫卦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之勢自下而上

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擊首章忽掩

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

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而陳列至上則六

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繫易首以乾坤而

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  
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易重一劬學齋佔畢纂昔

有問伊川曰易重幾何答曰————益謂一  
劬凡三百八十四鉢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  
乾坤下

六卦皆有坎

羅大經鶴林玉露洪容齋云易一之一余

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  
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始  
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  
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文學部二

史學

左氏品藻太史實錄

揚子或問周官曰立事一六代之

得失明

文中子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

隋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

也王之制備矣故索馬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  
究馬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馬而皆當

此也故聖人分焉  
遷固而下述作紛紛  
文中子吾

一何其一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  
意其吞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

乎無苟作  
文中子繁師元將著北齊也  
依大義而削異端

文中子謂陳壽有志  
記繁志寡  
文中子史之失自遷固始也

辯道耀文  
文中子古之史也  
十紀  
史記三皇紀春秋

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一  
攝提紀四曰台維

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  
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

間是以錄於疑則傳疑  
史記三代尚矣自殷以前諸侯

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由史文次春秋紀  
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  
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益其慎也余讀謀記  
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  
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宜虛哉於是  
以五帝繫謀尚書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以來訖共和為世表**見盛衰大指著於篇  
史記十二諸侯表太史公

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  
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  
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  
語學者所譏——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冊

**馬諸侯史記**——史記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  
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

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  
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

可顏采者  
何必上古  
史記獨藏周室

見述陶唐至麟止

史記太史公自序於

是卒  
自黃帝始

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古書

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繼唐堯  
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顛

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  
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  
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

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  
獵者廣博

唐虞以前其語不經

見采經摭傳分散數家見綜其

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

漢書叙傳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

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

記縱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為春秋考紀表長樂宮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元初志傳凡百篇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

德政欲令早有筆記上書安帝曰宜令史官著一極一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掩之罔極

以崇陛下丞丞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後漢書北海王之孝帝從之興傳初臨邑侯

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留傳毅等皆宗事之按復興于留

仁壽闢定建武注記

後漢書馬嚴傳顯宗名見嚴進對  
開雅意甚異之有詔

校書郎杜撫班固

斟酌前史譏正得失

後漢書班彪傳  
彪既才高而好

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  
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

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  
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採前史遺事傍貫異  
辨而不華

質而不野

後漢書班彪傳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  
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

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  
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

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  
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

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

善述序事理  
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文質相稱益良史之

矣  
平易正直

後漢書班彪傳曰殺史見極  
按殺去聲

聖人耳

目

後漢書班彪傳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  
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

之所由觀前  
之  
也

刊落不盡尚有盈辭

後漢書班彪傳若  
遷之著作採獲古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

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  
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文直而事

覈固文贍而事詳

後漢書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  
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燦然著矣

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  
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使讀之者壘壘而不  
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不激詭不抑抗**見上**瞻而不穢詳而**

**有體**見上**著漢官禮儀故事**後漢書應劭傳時始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

然歎息乃綴集所聞  
官典式多劭所立初  
父奉為司隸時並下  
諸官府郡國

各上前人像贊劭乃  
連綴其名錄為**中漢輯序**見上**漢紀**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

**論辨多美**後漢書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

篇詔尚書給筆札辭  
約事詳一一一**致有典要**魏志荀或傳注張蟠漢紀曰悅被詔刪漢書作

漢紀三十篇因事以  
明臧否一一**因事以明臧否**見上

**洞紀**英志韋曜傳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

起自庖犧至於秦漢  
凡為三卷**未**



若陳壽實錄

晉書王沉傳與荀顛阮籍共撰魏編觀秘書多為時諱

籍遂就其緒

晉書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

帝紀十二卷皇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

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

改志為典以有克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秦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

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見固不

如遷

晉書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叙三百年

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

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

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良史才

晉書陳壽傳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之——夏侯湛時著魏書

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當以晉書相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付上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晉書陳壽傳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頌等

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

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

尹洛陽令就

後代佳史

宋書王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

家寫其書

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  
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  
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  
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  
叙事辭論可觀  
**粗立條流**宋書謝靈運傳以晉氏一代  
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

靈運撰晉書  
**博瞻不及整理未必愧**宋書范曄傳  
既造後漢轉

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  
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

志可推耳  
**可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史以下及**

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  
不減過秦篇嘗共北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

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  
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

為樂其無一字空設上見隨國立篇宋書謝莊傳分左氏大略耳

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宣啓陽秋宋書徐爰傳一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述

一代盛典宋書自序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問閭小才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踴

躋硯汗史功騾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無厝

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衣服依蔡

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

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  
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  
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  
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  
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  
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  
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

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起——未  
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未備也袁粲自是宋家忠臣

齊書

王智深傳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  
以審世祖世祖曰——約又多載孝武

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  
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諱惡之義上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

齊書王智深傳敕  
智深撰宋紀召見

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

今拜表奏上  
**悉朝儀故事** | 梁書江蒨傳蒨好學尤 | 葫蘆  
三十卷世祖復召見智深瑋明殿

**中漢書**

| 梁書蕭琛傳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費一  
有 | | 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

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  
亦古文字多如龍象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暗寫無**

**遺脫**

志 | 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  
四卷乃 | | 還之略 | | | 彌綸首尾勒成

**一代**

業而善焉會遷園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  
梁書裴子野傳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

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彝原幼稟至  
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  
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  
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園

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  
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治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屬

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  
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

皮裏晉書

梁書劉孝綽傳孝

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  
故事時人號曰博悉晉代

通史

梁書蕭子顯傳高祖雅  
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

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  
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

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  
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

聖製符同復在茲日

見古本

漢書

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  
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今之遴與張縉到溉陸襄

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  
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

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  
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

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

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諫布實黥徒越亦狗盜尚尹江湖雲起龍驥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

穀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驥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卷儀注之學梁書許懋傳尤曉故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梁書劉杏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杏血脉所因杏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

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方之壺遂梁書諸葛璩傳師徵士曰可謂得所未聞藏蔡緒蔡緒著晉書稱

功瓌有發摘之開此一書分為六意陳書何之元傳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

功瓌有發摘之開此一書分為六意陳書何之元傳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



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宴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故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千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如千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如千卷為叙亂洎高祖宴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如千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千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宗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

孔獨誦

南史孔休源傳武帝嘗問吏部尚書

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即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即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

昉常謂之涼州之畜為天下饒魏書崔浩傳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

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

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

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  
|  
|  
|  
|  
|  
|  
|  
|  
|  
|  
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

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纒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

詆誣於人矣揚於王廷之言魏書毛修之傳位次崔浩按斤奚斤

擊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  
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

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

被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稜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  
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為

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  
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

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  
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

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  
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

切法控制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眾抗  
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推劔

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  
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

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為然

壽貶亮非為失實

上見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魏書高允傳詔允與司徒崔浩造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

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  
并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  
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  
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  
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  
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  
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一一三  
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  
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  
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

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

願直筆東觀

北齊書魏收傳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

書故帝使收專其任

以蕭卮為宗匠

隋書卮性傳其兄榆明五經愷

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  
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

為起墳立碣焉  
按蕭蕭該

漢聖

隋書劉臻傳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

小說短書

北史序傳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

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  
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點無所

止資一手

北

序傳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  
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

今方務存簡正

舊唐書魏徵傳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

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  
損益——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

時稱良史**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傳長壽中姚璿  
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

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璿請宰相一人記錄所  
論軍國政事謂之——既而時政記又

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誠既嘗有**蔣氏日厯**舊唐書  
時政記宰相臣宜依故事為之起居蔣氏傳

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唯仲有文才登進士  
第然不為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

錄時推良史京師云——**以力士所傳載於年厯之下**  
——士族靡不為家藏焉

舊唐書柳登傳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  
史叢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

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逢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  
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

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歷緯人倫經世道四十卷

舊唐書沈仲師傳奏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

王諱的不止屬辭此大秦君小秦君舊唐書秦景通常川晉陵

人也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為

之不經師匠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舊唐書李亮

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關宜尋典籍然此書

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李淳風三志最可

觀採舊唐書房元齡傳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三

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大  
 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  
 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  
 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  
 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深明星  
 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太宗  
 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  
 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御撰

見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舊唐書章懷太子賢傳賢又  
 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

張大安洗馬劉納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  
 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賜物三

篇段仍以其五不可舊唐書劉知幾傳時侍中韋巨源  
 書付秘閣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

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  
 多甚為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



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  
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勤成國典貽彼後來者  
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  
一家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  
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  
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  
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  
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  
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闕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  
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  
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  
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  
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訟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  
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  
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

裁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  
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  
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間齟舌備有五始初成  
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  
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警貴族人之情  
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  
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  
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  
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筆記多取稟監修楊令  
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  
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  
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官監者蓋總領之  
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  
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  
比事勞逸宜均揮鈔香墨勤情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

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  
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  
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三長劉知幾  
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  
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才也學也識也夫有  
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篋而使愚者營生  
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  
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枘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  
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  
虎傳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譙周陳壽之流舊唐書  
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韋述傳  
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  
國史自今孤德荼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  
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  
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

士以為

# 廣國史闕

唐書百官志長壽中宰相姚璩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

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即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

# 五家史

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

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卒父業唐書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

庶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定

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為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頡

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北史南史過本書遠甚唐書為梁陳二家史以

壽傳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  
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  
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皆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  
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  
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  
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一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  
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一本凡八代合二書  
首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一  
時人見年少位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唐書于休  
下不甚稱其書

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  
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  
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藉牆歎休烈秦國  
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  
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叢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  
許上送官

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  
史官  
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兼制生死

唐書朱敬則傳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  
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彙

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但  
能制生人

也通覽羣史

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  
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

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譏評今  
兒何怠父竒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

古唐書劉知幾傳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  
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內外四十九篇  
為史氏者宜置此座  
徐堅請  
為史氏者宜置此座

右見自此揚雄者四

唐書劉知幾傳又嘗  
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

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

作釋蒙雄少為范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既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

此期以述者自名見簡核唐書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

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世謂今董狐唐書吳兢傳初與

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

賴宋璟等邀勸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

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

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

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省天

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

后紀合中宗紀唐書沈既濟傳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

名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

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  
疆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  
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  
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  
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  
矣今以周廟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  
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  
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  
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  
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  
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  
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  
敢廢也請一一一一一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  
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  
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  
宜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



謹開元再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  
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  
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云議不行 左丘明班孟堅忠  
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臣

唐書顏師古傳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  
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

內廷日歷

宋史李穀傳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  
國史以史事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

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  
士編記言動為 終日讀史不如

一日聽孫論

宋史孫甫傳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  
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

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經緯治亂  
宋史張昭傳

經盡通其義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為專究經  
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

不可  
非史  
文直事詳  
宋史李清臣傳名為兩朝國史編修  
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

人以為不  
唐鑑公  
宋史范祖禹傳祖禹嘗進唐鑑十二  
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

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  
寧負鄉人  
宋史袁樞傳兼國史  
院編修官分修國史

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  
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

後世  
朱墨書  
宋史范冲傳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  
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

書新修者以朱  
何幸得此家作傳  
金史韓玉傳玉明昌  
五年經義辭賦兩科

進士入翰林為應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  
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

亭著述名曰野史  
金史元德明傳子好問晚年尤以著  
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

龔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  
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

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於家間有所  
上因一一一一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

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  
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中州集見萬

世公論元史仁宗記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省臣曰翰  
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

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一覽而得離合之  
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一一一一

槩元史姚燧傳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  
一一一一其一一一一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

表若干卷年經而國年經國緯上修史以用人為本用  
緯之如史記諸表

人以心術為本元史揭傒斯傳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  
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一一一一何為本曰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一之道又當一  
一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  
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  
由是毅然以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見動為春  
筆削自任

秋言為尚書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荀悅中鑒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

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一  
一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  
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一  
一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  
以輔以副本書以為要記荀悅漢紀昔在上聖唯建皇  
法教  
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  
肆於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

志馬一日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察然顯著罔

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郵瞻前顧

後是始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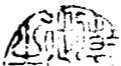
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  
| | | | | 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

馬立典有五志上見朝夕鳥顏氏家訓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一而班固譏遷論甚不慊沈括補筆談班

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而班固譏遷論甚不慊沈括補筆談班

固論司馬遷為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以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



正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論說皆有所指不徒都廳閒

話邵伯溫聞見前錄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

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

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

**瘞藁**張邦基墨庄漫錄濠州州宅含桃閣

閣下中有銘曰自朱橋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

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

世於

#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裴謙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